

上海辞书出版社《张充和手钞昆曲谱》的出版,乃是二〇一二年艺术界、文化界和出版界的盛事之一。说到张充和先生,难免不得不重提著名的“张家四姊妹”。张充和一九一三年生于上海,是苏州九如巷张家四姊妹里最小的妹妹,上有大姐元和、允和、兆和。张家祖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乃是晚清重臣,于病重之际,更在遗折里提出要“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以图国之富强。父亲张武龄创办了苏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以一己之力自办新学。出生甫一年,张充和便被叔祖母带回合肥老家,收养为孙女。叔祖母为她在家延请塾师,教诵诗文,习字临帖,与在苏州的姐妹们不同,受到的却是旧式的教育。而这种教育与她日后的学问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余英时先生在《张充和诗书画选》的序文里写道:“充和何以竟能在中国古典艺术世界中达到沈尹默先生所说的‘无所不能’的造境?这必须从她早年所受的特殊教育谈起。她自童年时期起便走进了古典的精神世界,其中有经、史、子、集,有书、画,也有戏曲和音乐。换句话说,她基本上是传统私塾出身,在考进北大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现代化的教育。”余先生非常敏锐地把握住了古典教育对于张充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便体现在艺术领域之中,各个学科之间的关联与相通。这是中国古典艺术的传统,也是张充和能够在诗、文、书、画、曲、学上皆能达到很高成就的文化土壤。

马克莱维,法国人。他的处女作《假如这是真的》还没有出版,就已经被鼎鼎大名的斯皮尔伯格的梦工厂买下版权,之后的荣耀都已经是浮云。

故事其实很简单:因为长期的误解,以及父亲在女儿生活中的角色的缺失,让父女的关系几乎形同陌路。在女儿准备结婚的时候,女儿按照形式,给父亲寄去了请柬,但是结婚的当天,没有等来父亲,却等来了父亲去世的消息。

替父亲办完丧事之后,女儿却意外地与父亲碰面了(父亲是被设定为一种科幻的智能机器人的形式出现的)。父亲和女儿约定为期一周的旅游,希望以此来补全那些在他们的生活中缺失的故事情节和亲情。

在父亲与女儿的接触中,也可以说是女儿与父亲的接触中,那些心结渐渐打开了,所有的误会也在慢慢地消逝。女儿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道理,也理解了很多之前的不理解。而父亲也对之前的专横造成的后果做着补偿,最终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

故事绕不开爱情,故事中女儿有两段爱情,但是更重的戏份其实是父亲和女儿的亲情(不要觉得法国人就知道谈情说爱,其实亲情的表现也很细腻)。在孩子的面前,久经商场的父亲也变得撒娇、可爱、调皮、不听话,以及当女儿的问题自己无法解决的焦急(完全没有了之前的运筹帷幄),这样的父亲显得是如此的真实、真切,让人倍感温暖。当然不免俗套的,父亲还担任了好朋友助推剂的作用,在女儿彷徨、无助的时候,给予指引和激发动力。这又有什么关系,这样的温情戏码大家都喜欢。

整部小说,还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人物:斯坦利。鰥夫,还是一个同性恋者,是故事中女儿的好“闺蜜”,好朋友。有一个男性友人(同性恋者)的好处是什么,他会在你结婚之前,帮你考虑整体的造型是否合适,婚纱是否合身,高跟鞋是否迷人,妆容是否熠熠生辉。他比所有的人还要紧张你(甚至紧张到连男朋友都会吃醋的地步),但是却又不会发生任何的恋情。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不厌其烦地做你恋情的参谋,幸福生活的见证(容不得你有半点的委屈和伤心)。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遵守着和你的“姐妹约定”,守口如瓶。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以让你随时随到,随时伺候。

但是整本书有些许的小缺憾。女儿和未婚夫的恋情结束得有点快,让人觉得原来那么真挚的爱情也可以消失得如此迅速,那么牢不可破的爱情也可以瞬间瓦解,这是其一。其二,最后,女儿和前任,也就是她最爱的男人,重逢了,男人放下所有的一切(包括自己最喜欢的工作),毅然决然地来寻找自己的女朋友,真有点“爱情它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爱了就爱了,还要更迅猛。这也许就是法国作家马克莱维的浪漫情结的最好诠释吧!



人与霜毫同雅健——《张充和手钞昆曲谱》出版手记

◎ 杨月英

一九三〇年,叔祖母过世后,张充和回到苏州,在雅好昆曲的父亲支持下,随笛师李荣鑫度曲,又参加了苏州道和曲社和幔亭女子曲社,从苏州昆剧传习所的传字辈演员沈传芷、张传芳学习。《张充和手钞昆曲谱》的编者陈安娜女士在序言《张充和的昆曲缘》里写道:“元和说充和学昆曲简直是‘着了魔’,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她自己也说每支新曲子她至少要拍一百遍。”由此可见,日后张充和在昆曲上的造诣,早在这时便已打下了基础。

四年后,张充和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老师中有俞平伯。俞平伯素来极嗜昆曲,一九三五年初在清华大学办了昆曲社谷音社。张充和在北京的时候,也经常参加清华大学谷音社的活动。一九四〇年后张充和赴重庆,又在教育部礼乐司任职,与音乐学者杨荫浏等一同工作。而师从书法家沈尹默先生,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白谦慎先生在《张充和手钞昆曲谱》中的序《别具一格的书法》里提到“(张充和)一九四〇年以前钞写的曲谱,结字敬侧,少数笔划适度拉长,娴雅中透出几分俏皮”,在沈尹默的建议下,她“研习汉碑、六朝墓志,书风转向高

古。此后数十年间,张充和的楷书总是以六朝墓志的书风为基调,手钞工尺谱也不例外”。

这套《张充和手钞昆曲谱》函套封面是余英时先生的题签,内附两张唱片《张充和昆曲选萃》和《张充和笛韵选萃》,白谦慎先生为之题签。内中共收录十册手折,一册为序跋,九册为曲谱,其中八册收录《学堂》、《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硬拷》、《折柳》、《阳关》、《惊变》、《闻铃》、《哭像》、《弹词》、《活捉》、《寄子》、《纳烟》、《思凡》、《芦林》、《咏花》,凡十八折戏;另有一册为《金瓶梅中所唱曲》,据本书编者陈安娜女士所作的编后记,此为一九八一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仿苏州园林的“明轩”建成时,张充和应邀在开幕式中演唱《金瓶梅》中的昆曲。

书中所收的曲谱以小楷精心写就,波磔中有隶书的意趣,提按间又有魏碑的筋骨。书风自是高古,而点画的转折之中,婉转有致的情态盎然纸上。司空图用“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来表达“冲淡”的境界,这句话用来形容张充和的书风亦是相称的。此书分珍藏本和普通本两个版本。



《妾的儿女》郑霭龄著,重庆出版社出版。是著名华裔加拿大女作家郑霭龄用英文写的自传体文学作品,以作者的外公、外婆、母亲为主要人物线索,串联起包括留守大陆的外公正室母子、跟随外公出洋谋生的小妾(即外婆)、被外公带回大陆由正室抚养的作者的两个姐妹的生活以及早期加拿大中国城华人生生活,讲述大时代背景下一个移民家族的生离死别,同时折射出以作者家族为代表的早期加拿大华人在残酷的异国环境中不为人知的艰辛挣扎。



《语文教学的批评与反批评》詹丹著,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该文集中,理性的深思与感性的直觉统一于语文教学的批评,统一于文学教育的倡导。这里有观念的碰撞,有实践的探究,有当仁不让的勇气和执着。但凡语文教学的文学定位、阅读教学的有效举措、写作教学的思辨训练、教学评价的客观全面等一些牵动语文界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问题,都得到了拷问式探讨。在充分展开的批评场域中,让人领略了思想的锋芒和对现实的穿透力。值得关心语文教育的人士一读。

再写李鸿章

◎ 叶雷

对李鸿章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通俗史派新锐作家雾满拦江,抛开历史评价的羁绊,紧紧揪住他“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的名言,不仅选取常见的史料,还从曾国藩、郭嵩焘等名臣日记中挖掘素材,更从参加了当时上海保卫战的欧洲人的记录中寻其支撑,将一个影影绰绰、模模糊糊的李鸿章,变成一个鲜亮、清晰、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跃然《权谋高手李鸿章》中。

在《权谋高手李鸿章》一书中,作者一方面全面展示“容易”的一面,李鸿章身居权力中枢40年,掌控晚清军事、经济、外交权柄于一身,前后遭遇800多次弹劾而不倒。另一方面,也全面展示“不容易”的一面,将近四十岁时,李鸿章仍然一事无成,青衫落拓,牢骚满腹。晚清政坛云谲波诡,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缠斗不休、势同水火,外部列强环伺、步步进逼,李鸿章从一名刀笔小吏做到了晚清第一重臣。

洛克菲勒给子女的一生忠告

《洛克菲勒给子女的一生忠告》是世界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一生的思想精华,不仅饱含了父亲对孩子们的爱,渗透着一位父亲对孩子不断追求上进的殷切希望,还处处闪烁着一位商界超级成功人士的财商智慧和管理才华。《洛克菲勒给子女的一生忠告》不仅以洛克菲勒写给

孩子的信为视角,更通过展现洛克菲勒的生活情景的方式,提出了67个忠告。这些忠告,都是洛克菲勒从个人的亲身经历中总结出来的宝贵人生财富。它将帮助追求成功的人士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创造辉煌的未来。

小易

情色城堡

——读贡布罗维奇《色》◎ 王宏图

拿到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的小说《色》,大多会被其标题吸住眼球:火辣大胆?过于直率不加掩饰?还是图穷匕首见,赤裸裸地挑检出情色来开涮读者?张爱玲曾写过《色·戒》,众多张迷们将它奉为经典,被李安改编成电影上映后还曾引发不小的风波。千错万错,归结为一点,就是情色误人不浅,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万恶淫为首”。

有人不禁要问,难道新近翻译出版的《色》还嫌这情色之水浑得还不过瘾,硬要再来横插上一杠子?还是先回到书名上来,重新审视一番。在波兰语中,标题为 Pornografia,它在诸多欧洲语言中都可找到同源词,英语中是 pornography,法语和德语中都为 pornographie。它们最早的源头可追溯到古希腊语中的 pornographos,porne 意为妓女,graphos 指线描,叠加起来后的意义一目了然,意指文学、美术和影视作品中的色情描绘。

看官读者倘若过于较真,因此将它视为作者的真意,那真一头踏上了不归的迷途。贡布罗维奇在法语译本前言中曾说:“这不是一部讽刺作品,而是小说、古典风格的小说……描写中世纪式的两位先生和两位少年的小说,感性意义的形而上学的小说。”这番话有些神神叨叨云遮雾绕,要解开其间的奥秘,还是得回头将文本细察一番。

毋庸置疑,男女间的情色纠葛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内核。但这种纠葛非同寻常,远远超出了常人的预期,最后竟染上了一层怪诞的色彩。二战期间,两位绅士来到偏远的乡间,遇上了一对青年男女。依照种种现成的惯例,人们会推想,这两名绅士抑或其中一人爱上了少女,触发一场始料未及的风波,抑或两人同时爱上了女孩,进而争风

吃醋,自相火并……颇为吊诡的是,尽管女孩已有了未婚夫,男孩对女孩并未来电,但这两位男人最大的心愿却是要将这两个从小青梅竹马的少男少女扭合在一起,以获得自身心理的最大满足。在那一刻,这两位男人已成了行为艺术家,那一对少男少女无疑是他们手中可供捏扭揉搓的材料。他们将赋予这粗陋的材料以华美的形式,将它打造成一件瑰丽的艺术品,抵御住时间无情的侵蚀。于是,他们分头行动,唤醒、激发这对男女的情欲,让他们彼此投入对方的怀抱。

如果仅限于此,读者只会莞尔一笑。但最终事情的发展要比人们想象的要远得多。这对男女在两位男人眼中是青春诗意的象征,他们着魔于这一青春之美,最后竟不惜跨过血泊,用精心策划的杀戮让他们俩逼近青春的核心,苍白的尸首使他们此生此世永不分离。

在文学史家心目中,贡布罗维奇与卡夫卡比肩齐立于20世纪中欧文学四杰的行列中。单从这部《色》来看,他与卡夫卡在精神气质、创作构思方式上的确有着不少可比之处。和卡夫卡《诉讼》、《城堡》一样,贡布罗维奇作品中的诸多细部逼真传神,栩栩如生,但合上全书,要对作品的整体作出精准的判断,一时间难免会束手无策。《色》构筑的便是卡夫卡式的城堡,一座情色的城堡。乍看之下,它屹立在晴天白日之下,但你试图接近时,却常常苦于无法找到抵达的通路。它若隐若现,与你若即若离,当你以为擒获了它时,却发现手掌中空空如也。

(贡布罗维奇《色》,杨德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